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德禮賢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主編 王雲五

人人文



德禮賢著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參考書目

本書所用參考書籍及其名稱的省文擇要開列如左：

BCP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g

張著 張星烺氏：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OCS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中華公教教育聯合會叢刊

模勒氏：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

利瑪竇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J. Edite dal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 J. Macerata I, 1911, II, 1913

通報 T'oung Pao ou Archiv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langues, la géographie et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Leide, Brill

溫加爾氏：A. Van Den Wyngaert: Sinica Franciscana, I, Quaracchi, 1929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目錄

- 一 最先的記載……………一
- 二 聶斯多略派的教會……………九
- 三 派往蒙庭的專使……………二四
- 四 從聶斯多略派歸化到正宗天主教……………三一
- 五 第一個天主教傳教區……………三六
- 六 閉關時代……………四九
- 七 近代的先驅利瑪竇……………五五
- 八 利瑪竇的收穫……………五九
- 九 進步時代……………六六
- 十 在朝的教士……………七〇

十一	內外交迫的艱難·····	七九
十二	轉機·····	八五
十三	逐漸擴大·····	八七
十四	二十世紀的中國天主教·····	九三
十五	中華本國教會的盛興·····	一〇五
十六	現下的組織工作和艱難·····	一一五
十七	結論·····	一三三
	附中國天主教一九三三大事錄·····	一三六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一 最先的記載

第一個把天主教傳到中國來的人，究竟是不是那十二位宗徒中的一位，聖多默(St. Thomas)宗徒呢？這個歷史上的疑問會引起過許多人研究探討。我們所有傾向於這種傳說的考據，可以開列如下：(一)耶穌會士金尼各氏(Trigault, S. J.)在一六一三至一六一五年間所譯在印度傳教的耶穌會士若翰剛保利氏(John Maria Campori, S. J.)的西利亞文作品的譯文(註一)。(二)奧斯定會士戈伐氏(de Gouvea O. S. A.)一六〇九年前所著的東方史(Histoire Orientale)(註二)。(三)多敏我會士茹斯巴克羅自氏(Gaspar da Cruz O. P.)在他所著的中國志(Tractado da China)中，所有關於這事亞美尼亞人在一五五六至一五六九年間的傳說

（註三）（四）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於一五四六年所有關於這問題的記載，尤其是從印度來的傳說（註四）（五）農諾大公哈（Nuno da Cunha）在一五三三至一五六三年間，所有關於亞美尼亞人及印度人傳說的覆述（註五）（六）十四世紀上半世紀中，兩個聶斯多略（Nestorian）派人的記載：一個是埃伯耶穌（Ebedjesus）他是一二九〇至一三一八年間的西卑的宗主教（Metropolitan of Nisibis）（註六）還有一個許是阿羅斯（Arnus）（註七）此外還有兩本西利亞文日課經裏的一篇聖詠。這兩本日課經，一本在馬拉巴（Malabar）教會裏，一本在馬拉巴教會外，據說這篇聖詠，是遠在十六世紀末葉以前寫作的（註八）。

在專憑事實的歷史家看來，這些記載，一點也算不得是有力的證據。所以一班對於上述的疑問，予以否認的歷史家，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這種傳說是在十四世紀，或是十三世紀末葉（一二八二年）發生的。而且這種傳說，大概在十五世紀中纔流行着，尤其是在印度很盛行。

元代總主教喬伐尼蒙高味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對於亞美尼亞波斯印度等國，和聖多默宗徒勸化的天主教信衆，以及聶派教會情形，很爲熟悉，可是他並不知道這種傳說。他在

一三〇五年從中國寄信到歐洲，說：「宗徒們，或宗徒的子弟們，從不會到過這個地方。」（註九）

耶穌會士白來篤（Melchior Nuñez Barreto, S. J.）是十六世紀中，第一個在中國沿海地方登陸，住過幾時的人。他在一五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澳門的記載，說：「中國從來沒有聽到過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註十）

利瑪竇這樣努力搜尋中國古代的天主教信友，竟也完全不知道這宗徒來華說的來歷。如果他知道了，他一定要提起的，像佛教徒利用聖徒的名字，來證實他們的說話一樣，在他述及「達磨」（*Polome*）（註十一）時提起，或者在他追溯中國「十字教」的來歷時提起。（註十二）這段故事，全是金尼各氏在往羅馬的歸途中，在印度的時候，把利瑪竇的論著譯成了拉丁文後加上的。（註十三）

新近有一位歷史家在他的作品『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耶穌信友』（*Th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一書中斷定說：「大概人看來，這聖多默宗徒來華的故事，不消說得，是出於晚近的來原。這個故事怎樣發生，也就不難猜測。」（註十四）這就是說這個故事的來

歷，是因人們發現了中國有講西利亞話的信友，纔歸納到多默宗徒既然是其他西利亞人教會的宗徒，必然也是中國教會的宗徒了。這個故事最初模糊的跡象，是在聶派人埃伯耶穌的著作中發現的。他在生長中國的聶派宗主教耶巴拉哈三世 (Yahballaha III) 的指導下，撰寫了這種作品。也許這位作者，以為應當認這聶派宗長所出生的中國教會，和他在那時所統轄的聶派教會，必是出於同一的根源。便是在那西利亞文的日課經中，所有述及中國的地方，也許是在紀元後六四七年、至六五七年間，修正這日課經的時候，或者還在後來，加上的。（註十五）那時候聶派的景教，當然已經傳入中國了。（事在紀元後六二五年）

據說在東漢時代（紀元後五二年、至二二〇年）會有兩個西利亞教士到過中國。他們到中國來，表面上是爲了要學得養蠶，治絲的方法，把蠶子帶回歐洲起見，可是他們的本意，乃是傳教。（註十六）

在西方典籍中，所有關於福音傳佈到中國最先的記載，是在 *Adversus Gentes II, 12* 一書中找到的。這部書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文學家阿諾比五 (Arnobius) 在三〇三年至三〇五年間的

作品。他爲排斥異教擁護天主教起見，在許多論證以外，還提出基利斯督的宗教傳播迅速一層，作爲真教的憑證。他發揮這段議論時，明白述及『賽來司』(Seres) (意謂蠶國，即中國) 爲許多福音已經傳到的國家中的一國。(註十七) 考『賽來司』這三字，是從希臘文『賽爾』(Ser) 得來，『賽爾』的解釋，是蠶。因爲絲蠶從中國，亦稱『賽利加』(Serica) 傳到了歐洲，歐洲人纔知道有中國，所以那時候的希臘羅馬人，就給中國起了這個名稱。(註十八) 然而一位文學家，在發揮一種宣言式的議論時，信筆拈來的話，也許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看來，對於這中國古代天主教的疑問，不見得有甚麼重大的歷史價值吧。

依據設立中國主教區的事實，我們對於這個疑問，也許更可以得到一種印證，雖則這些事實確實的來歷無從追溯，可是在八五二年，至八五八年間，早就有人述及了。有幾個作家說那時中國主教區是七一四年祝聖的聶派主教撒利巴薩加 (Saliba-Zachar) 所設立的。也有人以爲是宗主教西拉 (Silas) 或者竟是宗主教阿該烏斯 (Achaeus) 所設立的。考西拉氏祝聖主教，是在五〇三年，阿氏在四一一年。(註十九) 假使後一說是信而有徵，那麼中國主教區的創設，似乎不是由於聶斯

多略派，却由於天主教正宗了。因為聶斯多略在四二八年以前，還沒有做着君士坦丁城（Constantinople）的主教，到四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纔被厄弗所（Ephesus）公會議擯斥，認為異端的。但是我們即使承認那聶派主教埃伯耶蘇遲到一二九〇年至一三一八年間，纔寫着上述的記載，是有歷史性的，我們也找不到甚麼證據，可以證明那幾位中國的教長的確住在這劃分給他們傳教的中國境內。他們也許在中國境外，住了好幾百年（註二十）。

（註一）金尼各氏：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一六一五年，一二四至一二六頁。

（註二）戈伐氏（De Gouvea）東方史（Histoire Orientale）格倫氏法文譯本（T. F. de J. B. de Glen.）卷凡爾（Anevers）一六〇九年，三四頁，六至九頁。

（註三）茹斯巴克羅自氏：Tractado da China, Evora, 一五六九年，第十三張。（folio XIII）

（註四）耶穌會史記沙勿略筆記（Monumenta Xaveriana）一冊，四〇七及四一四頁。

（註五）巴勞氏（Joao de Barros）亞細亞記（Da Asia）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三日，一集卷七，十一章，三〇五頁。

（註六）Scriptorum Veterum Nova Collectio e Vaticanis Codicibus edita. 羅馬一八三八年，十集，Collectio

Canoana 卷九第一章一五四頁。

(註七)阿才斯番尼(Assessmani)氏東方誌(Bibliotheca Orientalis)卷三下冊五頁。按核氏所引阿羅斯氏所著各宗法
教傳內，我們找不到關於這一點的記載，故此在疑似間。

(註八)模勒氏(Molle)十一頁註十四。

(註九)溫加爾氏(Van Den Wingaert)三四七頁。

(註十) Cartascrita de Macao em 23 de Novembro de 1555, aos Irmãos da India, Portugal, e Roma. 參照
此書意文譯本見 Diversi Avvisi particolari dall' Indie di Portogallo ricevuti dall'anno 1551 fino al 1558
dalli Reverenti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Venezia 1558) fol. 271, ro

(註十一)利瑪竇一冊九三頁。

(註十二)同上，一冊八七、八八頁，二冊三三八、三五七頁。

(註十三)金尼各氏：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 二四頁。

(註十四)模勒氏，二四頁。

(註十五) BOP 主張聖多默曾來華傳教，見一九二五年，六四、一〇〇、一四一、一八〇、二一九、二五六頁；一九二六年，三〇四頁。

(註十六) 李文彬氏 (Li Ung Bing) 中國史略 上海出版 (一九一四年) 一五七、一五八頁。

(註十七) Arnobii Disputationum adversus Gentes Libri Octo, Roma, 1542, fol. XVII v. 又模勒氏 二二二頁。

(註十八) 參閱上海出版之三月刊亞東雜誌，一九〇四年，第三冊，一八三至一八八頁。愛特金氏支那名稱源流考 (Origin of the name China, by Joseph Edkins;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見後二章註四。

(註十九) 模勒氏 二〇至二二頁。

(註二十) 同上二六頁。

二 聶斯多略派的教會

一六二五年，大概在三月開始時候，陝西西安西郊土中，掘出了一個大石碑。（註一）這個石碑，似乎在八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唐武宗會昌五年）頒發了滅教詔諭後，埋在地下的。石碑上面刻着華文和西利亞文字，日期是七八一年，二月四日。（唐德宗建中二年）這是聶派會外神職班的薩巴才（Sazdbōzéd）在七八〇年至七八一年間的冬季集會時，（註二）建立的。他是土加來斯登（Tokharistan）的巴爾格（Balh）城人。（註三）不消說得，這個石碑的來歷，是出於聶派的教會。碑上先給我們天主教中最重要教理的綱要，講着天主三位一體，創造世界，原人的義德，原祖的墮落，以及天主第二位的降孕，誕生，和救世主的救贖，升天，等事。其次，敘述自六三五年至第九世紀的上半世紀中，所有聶派在中國傳教的經過情形。略稱阿羅本（Alopen）是於六三五年從大秦來到中國（這大秦（註四）大概是指波斯）來後三年，即六三八年，太宗給他建立寺院一所於西安。

此後各寺院，是由繼續太宗做皇帝的高宗建立的。（六五〇至六八三年）同時，阿羅本受封爲護國大法主，聶派的宗教——景教——便傳遍了十道，各處城市都有景教寺院，其後，佛教僧徒，曾兩次起來和他們爲難，一次是在六九九年，一次在七一三年。但在七四二三年間，玄宗（七四二至七五五年）卽位後，復邀寵遇。代宗（七六三至七七九年）和德宗（七八〇至八〇四年）也都優待他們，碑文的結束，是一篇頌辭，歌頌唐代「列聖」的恩德。列名碑末的人很多，都是聶派的主教，司鐸，和修士們；他們的銜名是用西利亞文字鐫石的。（註五）

聶派傳教士到了中國不久，便着手譯經典。二十世紀開始時，清代光緒庚子年間，在甘肅燉煌石室發現這些譯經的幾種，大概是在六三五至七〇〇年間，在西安附近譯成的。

在許多關於教義的華文作品中，最古的，似乎要算『移鼠迷詩訶經』（一名序聽迷詩所經）

（Book of Jesus Messiah）了。這部書大約是六三五至六三八年間的作品，晚近纔發現，譯成西文。

（註六）在這部書裏，天主稱爲『天尊』；有使我們想起十誠的言論，也講到原罪，貞女產子，天主降孕等事；敘述救世主一生的行實，還算詳盡，講他誕生時的異星，又講若翰保第斯大，給他付洗，天主